

吸引全球千万眼球的神秘经典



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



上

[美] 肯·沃顿等著 (李丽琼 邵芳 编译)

飞行路线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——世界科幻作品精选文库——

SHI JIE KE HUAN ZUO PIN JING XUAN WEN KU

飞行路线

[美] 肯·沃顿等 著

李丽琼 主编

(上)

——人民日报出版社——



在天堂

布鲁斯·斯特林

布鲁斯·斯特林现居德克萨斯州汀。使他一举成名的小说《分裂》(1985)以及相关的故事,于1996年以《“分裂”及其他故事》出版发行。他与威廉·吉布森合作写了《差异发动机》(1990),变成了媒体人物,出现在《有线通讯》的封面上,后担任记者,写了揭露性的报道《黑客的镇压》(1992)。1995年重又专注于科幻小说,发表了一系列新的作品,包括《沉重的天气》(1994)、《圣火》(1996)、《精神涣散》(1998)等。他最近的小说《时代精神》(2000)是一部奇幻小说。他对未来变化的政治和文化含义充满了兴趣,这不仅表现在他科幻作品当中,更表现于他最近的非虚构著作《明天的现在:展望下一个五十年》(2002),在这部作品里,他对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未来做了新的想像。

《在天堂》发表于《奇幻和科幻》杂志,该杂志今年发表了大量非常优秀的故事。《在天堂》是一篇发生在近期未来的生动有趣的爱情故事,它以犀利的讽刺反对以祖国安全为名侵犯公民的私人生活。但为了使爱征服一切,某些道德和伦理问题被过分简单化了。它在这本书里列在第一篇,因为我们觉得它可以代表2002年的科幻短篇小说,而且确实非常有趣。

机器坏了,坏得非常可笑,但安检人员对此从不发笑。





飞行路线

费里克斯可以容忍延误，因为管子工是按小时结算的。他打开他的工具箱，拿出一个塑料瓶，实实在在地喝了一口威士忌。

穆斯林姑娘正在手机上聊天。就在扫描仪坏了时，她父亲和另一个留着胡子的怪人已经穿过了巨大的金属框架。于是，这两个面容忧郁、相互配合的老人，握着手杖攀上第三级，而女儿却粘着一动不动。女儿身着一件像袋子似的长外衣，戴着厚厚的黑色头巾，穿一双非常性感的凉鞋。在她和她的照管者之间，伸展着一片没有安全保障的无人的土地。她越过中间的沟壑挥动着双手。

滑稽的安全人员在凶恶大叔的毛上衣里找到了某种金属的东西。当然这东西并无害处，但他们必须完成整个程序，不然他们对自己的职位就厌烦死了。由于喝了威士忌，费里克斯觉得时间的延伸就像太妃糖。穆吉哈迪恩小姐发现她的手机断了，用她的巴掌使劲拍打。

怀有希望的购物者排着队，耐心地等待激活经济，彼此交换着不满。那是一幅糟糕的萧条景象。它打碎了费里克斯的内心世界。他渴望站起来，讲讲他们的命运。觉醒吧，他想对他们呼喊，振奋起来，像人一样行动。他明显觉得受到这种愿望的驱使，但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又使人害怕。他们真的憎恨那种状况。他也憎恨。他知道他不能直视他们。那会惹来很多麻烦。

中东男人冲着姑娘叫喊。她向他们挥舞她那死了的手机，仿佛另一次故障会帮助他们的情绪。这时费里克斯注意到，她用的手机和他的是一个牌子。她的是芬兰式的，曲线向前，那得花很多钱的。于是，费里克斯站起身，侧着走了过去。

“小姐，帮你修一下好吗？”

她僵直地看着他，像个女学生，轻轻地拍着手机。“不会英文？”他想。“说西班牙语？”没这种运气。

他把他的手机递给她。不，她不想用它。这种拒绝令他惊





讶，甚至感到有点受了伤害，于是费里克斯第一次充满善意地看看她，发现她原来非常漂亮。多么漂亮的眼睛呀！它们像小的旋涡。她的嘴唇像是弧形的玫瑰叶的边。

“这是你的电池没电了。”他告诉她。虽然她不说一句英语，但她显然知道说的是手机的电池。经过一番手势说服，她终于愿意用他的电池换掉她那没了电的电池。当他用指尖抽出她的电池，把他的电池放进镶着金线的铜电池盒里时，出现了一个美好而微妙的短暂时刻。她的显示板突然亮了，急切地闪耀着数字。费里克斯按了一两个键，胜利地笑着，把手机交给了她。

她赶紧拨号，邪恶的大胡子老爹拿起他的手机回答，生活又变得轻松而富于生气。接着，随着一阵呻吟似的嗡嗡声，扫描仪恢复了工作。老爹和大叔挥手向她发出一道指令，仿佛升降机似的转向可信赖的监狱守卫，她迅速穿过金属大门，头也不回。

她有了他的电池。很好，没有问题。他会珍惜她留给他的旧电池。

在弄清安全问题之前，费里克斯让所有的人先走。对他的检测工具，滑稽的人总是死脑筋，可他们还是得这样。他做了这样的安排：某个地方卖假古玩和百花香。经理的办公室有一个堵塞的下水管。费里克斯一边工作，一边给手机充电。他敲打了一阵子，水慢慢退了。

他轻松地走了出来——他看见了手机小姐，那个漂亮姐，那个小美人，她正在一家珠宝店里浏览朝鲜制的金项链和头饰。老爹和大叔也在那里，还有两个下了班的警察。

费里克斯退到喷泉旁边的一条凳子上，周围是盆栽的塑料植物。他又喝了一口威士忌，然后把脚放在工具箱上，拨打她的号码。

他看见她听到铃声直起身来，打开钱包，把手机放到她头上有围巾的一边。她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，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因此





他可以倾吐他想说的话。

“天呀，你真漂亮，”他说，“你在为那些珠宝浪费你的时间。因为你的眼睛就像两颗黑色的钻石。”

她稍微有些吃惊，怀疑地动了动手机的按钮，然后又放回到耳边。

费里克斯强忍着没有笑出来，他身体前倾，胳膊肘拄在膝盖上。“你脖子上挂串珍珠看上去会像花生米，”他对着手机说，“我为你神魂颠倒。你穿着那件宽大的像袋子似的外衣像什么呀？我敢想像吗？我愿意花百万美元看看你的腿！”

“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”手机里说。

“因为我现在正看着你。相信我，看见你以后，我就掉了魂。”费里克斯觉得有点激动。“嗨，等一下——你不说英语，是吗？”

“对，我不说英语——但我的手机会说。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

“它是一种非常新的手机。产自芬兰，”手机说，“我需要它，因为我在外国无法行动。你真的有一百万美元用来看看我的腿吗？”

“那是一种修辞方式，”费里克斯说，尽管自他的女友抛弃他之后，他的银行存款实际上好像要多得多。“别在乎那一百万美元，”他说，“在这里我要为爱而死。我宁愿卖血为你买一束牵牛花。”

“你一定是个著名的诗人，”手机柔和地说，“因为你说了如此美妙的 Farsi。”

费里克斯不知道 Farsi 是什么——但他顾不上为此烦恼。他灵魂生锈的大门正在合叶上摇动。“我醉了，”他意识到，“我因你的微笑醉了。”

“在我家里，女人从不微笑。”





费里克斯不知道对此该说什么，于是出现了一阵只有嘶嘶声的沉默。

“你是个间谍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？”

“我不是间谍。我从你的手机上知道了你的手机号码。”

“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你一定是那个把电池给了我的高个子外国人。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从商店里往外看。看见我在长凳子上吗？”她从她站着的地方转过身，他挥动着他的手指。“你说得对。就是我，”他向她说明，“我无法相信，我真的在这样做。你就站在那里，好吗？我马上就到你那里，给你买一个结婚戒指。”

“别那样做。”她警惕地看了看老爹和大叔，然后走近防弹玻璃窗，“是的，我确实看见你了。我记得你。”

她径直地看着他。他们的眼睛碰到了一起。它们正在连接。一股热流涌上他的心头。“你在直直地看着我。”

“你很漂亮。”

要私奔并不困难。从一开始年轻女人就不断私奔。有热切的电话支持，私奔是小菜一碟。他跟着她来到旅馆，一个非常豪华的地方，有许多轿车和摄像机。他带给她一个包，里面装着一顶大帽子，一副太阳镜，还有一件便宜的墨西哥结婚礼服。他偷偷地溜进女卫生间里——由于抱怨，那里从不放摄像机——把包放在一个架子上。她走进去，穿着新衣服出来，散着头发，一直走到旅馆外面，钻进了他的汽车。

没有电话他们无法一起交谈，但这却变得对他们非常有利，因为他们都不想进一步讨论。她不像劳拉。劳拉总是抱怨，说他应该开放，还说——“你是个管工，”她常对他说，“一个管子是多深和多神秘？”——他生活中的这个新女人有着那种非常直接的需要。她喜欢在没有警察警卫的公园里散步。他喜欢追求中东少数民族商店里的商品。她喜欢与他做爱。她年方十九，她愿





意献出她的贞洁确实使他这位可爱的出逃者已经破釜沉舟。一旦她充分领略了什么东西进入了她那个地方，她便处于一种征服魔鬼的情绪之中。她使那种巨大的、颠簸的、抽泣的、惊人的、浪漫的、处于死亡边缘的东西继续不断，伴随着长时间的亲吻，踢打着双脚，又抓又掐。

当他们太虚弱、感到太痛而不能再做爱时，她就给他做饭，虽然做得非常不好。她经常打电话，和她的人交谈。这些知己朋友显然都是妇女，因为她问她们做波斯饭的一些方法。她常常兴高采烈地交谈，把米饭都糊了。

他极想带他出去吃饭；让大家见见她；让世界知道她；确实，除了做爱之外，没有任何行为能使他更高兴——但她没有登记，迟早安全部门的人会查出来。现在人们就做那种事情。考虑到这种情况会使他们整个的事情变得艰难暗淡，他就大部分时间不去想它。他从工作中抽出时间，尽可能高高兴兴地与她度过每一个时刻，而她也尽量做一个漂亮姑娘能做的一切，消除他那颇多的忧郁情绪。他从她那里得到的比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都多。

经过十天金色的、没有干扰的幸福，十天的面包和美酒，十天的鸾风和鸣，十天最红的玫瑰在闺房外开放，这时有人敲他的门，来了三个警察。

“你好，赫尔南德兹先生，”三个当中最小的一个说，“我是来自祖国安全部门的代表鲍提洛，他们是我的两个优秀的同事。我们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费里克斯问。

“是的，是有问题！”鲍提洛说，“如果我的同事能搜查你的房间，问题就会少些。”鲍提洛拿出一个手提的屏幕。“一个年轻的女人叫巴图尔·卡迪娃？我们能认识巴图尔·卡迪娃小姐吗？”

“那个名字我甚至不会发音，”费里克斯说，“但我想你们最好还是进来。”因为鲍提洛的同事已经跨了进来。他们这类人是



不准备接受否定的回答的。他们挤开他，直奔卧室。

“这些家伙是什么人？他们不是美国人。”

“他们是伊朗的盟友。有一阵子伊朗人很难对付，后来还可以，接着变成了我们的朋友，然后我们朋友的敌人也变成了我们的朋友……你看电视新闻吗，赫尔南德兹先生？世俗的起义，人们占领使馆？在圣城发生的地面战争，诸如此类的东西？”

“很难不看。”费里克斯承认。

“有十亿穆斯林。如果他们想把整个地球变成以色列，我们毫无办法。有件事你知道吗？我以前是个会计师！”鲍提洛戏剧性地叹了口气。“‘祖国安全部门’。为什么他们用这种讨厌的装备把我粘住？霍姆伯尔，我们二十岁了，我们甚至还没有自己的经费。你见过我手上的那些暴徒么？你以为这些家伙讲道理吗？日内瓦公约？美国宪法？算了吧。”

“他们不会在这里找到任何恐怖分子。”

鲍提洛又叹了口气。“我说，赫尔南德兹先生。你是个年轻人，有着清白的记录，我想保护你。”他调整了一下他的手提屏幕，展现出一个新的屏幕。“这些是手机的记录。从你的手机号码上，一天来回打了三四十个电话。你再看看这个屏幕，这是好的一面。取消了她的电话记录。那是埃里温她姨妈的，德黑兰她妹妹的，还有五六个仍然待字闺中的她的十多岁的少女女友……你以为谁会付那些电话费？你想过没有？”

费里克斯沉默不语。

“这点我可以理解，赫尔南德兹先生。你是侥幸的。你是个年轻人，血气方刚，而那东西是个漂亮的女孩。可是她并不重要，而且是个非法的外来人。她的家庭联系好像与任何人的事无关。我的意思是与任何人无关，也与任何事无关。”

“那不是我的事。”费里克斯说。

“你是个笨蛋，赫尔南德兹先生。你也许对战争没有兴趣，



可是战争对你有足够的兴趣。”这时从卧室里传来碎裂、抢夺和劫掠的巨大的嘈杂声。

“你完了，先生。在黎巴嫩人的百货店里有摄像机。交通信号灯里也藏着摄像机。你是个自由的美国公民，先生。你可以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你还可以看所有的备份录像带。那是我在这里涉及的大问题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”

“那是某种编的故事。”费里克斯说。

“你连一半都不知道。你连十分之一都不知道。”

两个打手走了出来。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。他们必须用他们的电脑。

“我的朋友在这里感到失望，”鲍提洛代表说，“因为在你的住处没有女孩，尽管有许多精选的化妆品和香水。他们要求我逮捕你，因为你诱拐妇女，阻碍正义，可能还有十多件别的事情。可是我问我自己：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有着稳定职业的年轻的纳税人要毁了他自己的生活？我在想的是：一定有另外的故事。某种更好的故事。那个轻浮的姑娘跑了，过去的两个星期呆在一个女修道院里。对她来说这只是一时冲动的事情。她被美国弄得惊恐不安，又回到她的人民那里。全都是外交上的事。”

“外交？”

“外交是使有关各方都避免不愉快的艺术。仿佛是联合结盟。”

“他们会砍掉她的双手，像打狗一样打她！”

“不好说，那要看情况，赫尔南德兹先生。要看这个女孩本人是否讲真话。有人会为所有的事给她安排的。一个可信赖的朋友。你明白？”

三个警察走了之后，费里克斯认真考虑了一下他的境遇。他意识到，除了羞愧、侮辱、无能和沉重而漫长的不快之外，对他本人不会有任何事。于是他从水池下面拿出了他藏在那里的龙舌





兰酒。

过了一会，他觉得像不断被打一样钝疼。当她发现他在对她注意时，她把龙舌兰酒倒到地板上，睁开大眼强调这种姿态是波斯式的告诫。费里克斯步履蹒跚地走进盥洗室，吐了出来，返回后发现了一杯新鲜的咖啡？她已经多加了水，但仍然很浓。

他从不让她和他像情人那样地争吵，虽然他一向知道这在她心里的某个地方，这是绝妙的事情。这是以音乐的激流洗去他绝对的愚蠢。它像是歌剧，他觉得非常美好。就像坐在暴风雨里而不被淋湿：树木张开，树叶飘动，昏暗，有风，富于激情。庄严美丽。

她认为咖啡基本上可以解酒，所以他很快便恢复过来。“你是对的，我错了了，对不起，”他有些感触地承认，虽然他知道她听不懂一个字，“来，帮帮我，”当他注意到先前那种不赞成的目光时，他打开了他的水箱——他所有的酒瓶子都藏在那里。然后他把它们倒进了下水道：伏特加，南方安神酒，金酒，聚会用的大瓶的龙舌兰酒，甚至最后两瓶他最喜欢的啤酒。穆斯林不喝酒，真的，上亿的人怎么能错了呢？他吞了两片阿司匹林，拿起了电话。

“警察在这里。他们知道我们的事。我感到不安。我喝得太多了。”

“他们打你没有？”

“哦，没有。他们在这里不是那种好打人的人，他们有更好的办法。他们会回来的。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。”

她抱起双臂。“要是这样，我们逃走吧。”

“你知道，对此我们在美国有一个谚语。‘你可以逃走，但无法隐蔽’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喜欢你的诗，但如果警察来了，事情就严重了。”





“是呀。非常严重，像癌症一样严重。你没有身份证。你没有护照。你不可能坐任何飞机离开。甚至火车和劣等汽车站也要面对面地辨认。我的汽车也毫无用处。不等我们到达城市边缘，他们就会把我的牌照读上百遍。如果不留下信用记录，我不可能租另外的汽车。警察有我的号码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偷一辆快速汽车，快速离开。”

“你斗不过他们！那是不可能的！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有手机电话，他们总是在我们前面，等着我们。”

“我是个反叛者！我决不束手就擒！”她抬起下巴，“我们结婚吧。”

“我非常愿意，可是我们不能。我们没有许可证。我们没有血液检验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在某个什么血都行的地方结婚。贝鲁特，那地方不错。”他把她没拿电话的一只手放到他的胸上。“从我们第一次做爱时，在我心里我们就已经结了婚。”

这种坦诚的表白像是夏日的暖风吹遍了他的全身。“在当铺里他们确实有换钱的戒指……可我是个天主教徒。一定要有某个人来做这类事情……也许某个伊斯兰的毛拉。也许一个萨特里阿教的人？”

“如果我们是夫妻，他们还能对我们做什么？我们没有做任何错事！我会得到绿卡。我会祈求他们！我会请求他们宽恕。我会请求政治避难。”

警察鲍提洛惹人注目地清了清嗓子。“赫尔南德兹先生，请注意！这不是你们两个应该进行的谈话。”

“我忘了提及最坏的方面，”费里克斯说，“他们知道我们的电话。”

“卡迪娃小姐，你也能理解我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我恨你。你放下电话，让我和他交谈。”



“我也祝福你，”鲍提洛最后说，“当毛拉的女儿有一个绝妙的翻译器时，这是对实现联盟的一种悲哀的评论，而我甚至不能与自己的警察同事直接交谈。顺便说一下，从德黑兰新政权来的那两个先生正在监视你们的住处。我永远不知道，你的女朋友进来的路上他们怎么没有认出来。不过，你们俩要是听我的，我想我可以帮你们脱离这种非常危险的处境。”

“我不要离开我爱着的人。”她说。

“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过去，”费里克斯发誓，“来抓我吧。带支枪。”

“好吧，卡迪娃小姐，你看来更理智一些，所以让我来给你讲道理。你和这个男人是没有未来的。什么样的坏人才用电话玩笑引诱一个良家姑娘？他是个纨绔子弟，他是个花花公子。美国的离婚率有百分之五十。他决不会高尚地向你父亲请求你与他结婚。你的母亲会说什么？”

“这个可怕的男人是谁？”她问，浑身颤抖。“他什么都知道！”

“他是条蛇！”费里克斯说，“他是个魔鬼！”

“你还是不明白，老朋友。我不是魔鬼撒旦。真的不是！我是那种好人。我是你的护卫天使，花花公子。我真的很在尽力使你回到正常的生活。”

“好吧，警察，你有你的说法，现在听我说。我全身心地爱她，即使你为此把我杀死，我心中的烈火也会烧毁我的棺材。”

她忍不住热泪盈眶。“啊，上帝，我的上帝，那是我此生听到的最美的话了。”

“你们这些孩子病了，是不是？”鲍提洛大声说，“我在这里听人说，这是精神病！你们两个彼此甚至不会说对方的语言。你们得到了各种善意的警告！好好记着，如果发生什么事，是你们迫使我做的。现在，试试看怎么回事吧，罗密欧和朱丽叶。”电



话死机了。

费里克斯把死机的电话放在桌子上。“好吧。情况报告。我们没有电话，没有护照，没有身份证，还有两个不同的特务跟着我们。我们不能乘飞机，不能开汽车，我们也不能坐火车和公共汽车。我的信用卡现在毫无用处，我的银行卡只会把我暴露出来，我想现在我的工作也丢了。我甚至不能从自己的前门走出去……现在，你连我说的一个字也不懂。从你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出这点。你浑身在颤动。”

她把她的手指放在嘴唇上。接着她拉住他的手。

显然，她有了新的计划。这计划包括步行。她想步行到洛杉矶。她知道“洛杉矶”这几个字，也许在那里有个人她认识。这一艰难跋涉要徒步穿过半个美洲大陆，但费里克斯对这一计划非常平静。他真的觉得他可以这么做。1849年那会儿，为了淘金很多人都这么做过。女人们都走到加利福尼亚，去会一个有金块的男人。

这个计划美好的部分是，钻出窗户之后，他们就真正消失了。调查人员也许注意所有的机场，所有重要的事情，但他们不会关心无关紧要的事情。谁都不会注意州与州之间危险的人行道。

为了打发他们走路的时间，她教他说基本的 Farsi。那天的第一课是身体的各个部分，因为那是他们惟一可以随手指出的东西。这对费里克斯倒是很合适。再说，这扩展了他们的感情交流。他太愿意这么做了，他渴望那种东西，他愿意为之努力，甚至愿意为它而死。每一种形式的男女关系都充满幻觉，而且这种幻觉越大越好。过去的每一个小时，都是他们在一起不分开的时间。

他们睡觉的条件很差。他们的衣服很脏。然而，第十天，他们被抓住了。



自然，她是个非法的外来人，而他因为只能说西班牙语，所以他也变成了外来人。移民局的警察把他们塞进了开向边境的汽车里，但他们有两个挨着的座位，因而他们能够拥抱和亲吻。其他不幸被遣送的人甚至对他们微笑。

现在他意识到他正在为她牺牲一切：他的身份，他的公民身份、国旗、教会、习惯、金钱……所有的东西，全都没有了。他若有所思地咬了一口用蜡纸包着的奶酪三明治。这是联盟发给汽车上每一个难民的食品，另外还有一个苹果，一小筒均脂牛奶，一些萝卜片。

当蛋白质到达他饥饿的肚里时，费里克斯意识到他处于极度的狂喜之中。他因这次经历正在成长。它打破了他心中各种不断变换的局限。他的满是灰尘的、野蛮的、肮脏的世界戏剧性地展开来。

例如，给予救济——在他变成赤贫之前，他从不理解救济是神圣的。救济确实是非常神圣的。从现在起——一旦他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，一个非常破烂难受的地方，一个永远不会提一个管工不舒服的问题的地方——一旦他再次成为管工时，他也要给人救济。

她吃过她的食物，舔了舔她的手指，然后，在行驶的汽车上，靠着她睡了。他从她弄脏的脸上擦开她散开的头发。她现在老了二十天。“这是一颗珍珠，”他大声说，“这是一颗迄今最难得的珍珠，时空的壳子难以把她容纳。”

他为什么突然想到了这些诗句？他是否在什么地方读过？要么这些诗句是他自己的？

缓慢的生命

迈克尔·斯万威克

迈克尔·斯万威克在今天的科幻小说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他的第一部小说《在漂流中》(1984)有些像历史轮回小说,在小说里,三里岛反应堆发生了爆炸。这部小说是特里·卡尔编的“优秀专稿小说丛书”之一,与威廉·古布森的《神经漫游者》和吉姆·斯坦利·罗宾森的《蛮荒海岸》属于同一个系列。自那以后,他大概每三四年出版一本优秀的小说:《真空之花》(1987),《潮水站》(1991),《铁龙之女》(1993,他称这部小说是硬科幻),具有尖刻讽刺性的《杰克·福斯特》(1997),以及由获雨果奖的短篇小说《谐谑曲和暴政者》扩展而成的新作《地球的骨头》(2002)。他的短篇分别收集于《万有引力的天使》(1991)、《无名国土的地理》(1997)、《月狗》(2000)、《古老地球的故事》(2000)和《帕克·阿勒什尔的启蒙老师》(2000)。斯万威克还写了两篇颇有影响的论文,一篇是论科幻小说的,题名《后现代使用者指南》;另一篇论科幻小说,题名《在传统里……》。

《缓慢的生命》选自,《虚拟空间》杂志,它采用了哈尔·克莱门特和阿瑟·克拉克的方式,是斯万威克偶尔为之的硬科幻之一。在有趣的科幻文化的冲击中,斯万威克把对过多网络的技术现时、在线聊天和即时娱乐新闻的讽刺,与宇宙奇观、大规模探险以及旧式科幻奇



迹等联系了起来。

“这是空间的第二个时期。加加林、谢帕尔德、格兰和阿姆斯特朗都已去世。现在轮到我们来创造历史了。”

一丽兹·奥布莱思回忆录

在泰坦表面以上九十公里，雨点开始形成。它开始是一种无限小的圆形微粒，漂浮在冷氮大气层中。类乙炔气在子核上凝聚，按分子排列，直到在亿万个分子群里变成微小的冰片。

现在旅行可以开始了。

它差不多用一年的时间才能下降二十五公里，在这个高度上，温度降得相当低，于是乙烯气开始在它上面凝聚。一旦开始凝聚，便增长得很快。

它向下飘落。

在四十公里处，它有一段时间处于乙烯云气里。它在那里继续增长。偶尔它会与另外的冰片相撞，体积增大一倍。最后，它变得太大，无法被高空轻微的平流风承载。

它落了下来。

它一边降落，一边扫除甲烷气，并快速增大，足以达到差不多每秒两米的落速。

在二十七公里处，它经过一层浓厚的甲烷云层。它获得更多的甲烷，继续向下飞行。

随着大气变厚，它的速度变慢，并开始失去它的某些物质，挥发散失。在两公里半的地方，当它从最后一片片云中出现时，它迅速失去它的大部分，通常很难指望它落到地面上。

但是，它向着赤道附近的高原降落，在那里，冰山高耸入大气内五百多米。在两米处，它的新的落速只有每秒一米，它几乎快触到地面。